

誤。

問題是蘇俄何時能澈底解決「誰戰勝誰」和「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根據前一個問題未得到解決，要解決後一個問題就受到限制的規律，敢於說，這不但是本世紀以內解決不了的問題，也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個人所以要下這樣一個結論，理由非常簡單：首先，蘇俄國內拋開城市不論，祇就農村而言，在那裏存在着三個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體農莊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不論就馬列主義的教條、還是就俄共的新綱領而言，蘇俄的農村中不能永久建立在三個所有制的基礎上，它要向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發展。問題就在這裏：俄共和蘇俄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是和平的還是強制的？採取和平的逐步解決的辦法，即從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入手，最後達到「消滅城市與鄉村的差別」的目的，使集體農民和單幹的個體農民放棄他們現有的一小塊土地，再使集體農莊從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制昇華到全民所有制。這是一幅理想中的畫面，在現實生活中不一定有實現的把握。即使是實現了，還有一個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問題，這又是一個長期性不

## 中菲間第一懸案

# 逾期遊客問題

陳烈甫

### 一 中菲友誼年成功了一半

去年三月二十四日，中菲兩國元首，同時宣告「中菲友誼年」的開始。如果友誼年剛好是一年，就該於今年三月二十四日結束。後來爲着事實上的需要，就是完成位於馬尼拉黎薩國家公園中的中國花園的工程，以便移交菲

易得到解決的問題。即使是因俄共的努力經過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也解決了，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不是符合共產主義的要求？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儘管俄共自廿二次大會以來力圖加強共產主義新人的教養工作，可是人是人，不是物。物可以用機器或用手工業製造塑造得一模一樣，人和人的頭腦不可能。所以當蘇俄的共產主義實驗走到這一步時，就可能像列寧當日發現戰時共產主義的錯誤一樣，立即採取戰略退却的步驟。

假如說俄共和蘇俄政府爲求近功，迫不及待，捨和平逐步過渡的方式而不採，採取現實的強制方式，則蘇維埃政權可能在這第二度土地革命中被農民埋葬。因爲：蘇俄目前農村中的農民，既不是一九二八年以前的農民，更不是對於共產主義制度已有了習慣的農民，反之，他們在這五十年中對俄共和共產主義已有深刻而清楚的認識，他們已知道如何戰勝俄共的一切方法。

俄共除了在國內無法澈底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外，來自國外的影響，將更使俄共奉爲經典的馬列主義無法應付，因爲共產主義國家以外的世界，既然已不是馬克思列寧時代的老樣子，也不可能停在目前的階段和水準上一動不動，它們的前進，就是共產主義的困難，就是共產主義的後退。

政府，展延三個月，於六月二十四日結束。在結束這一天，菲總統馬可仕致詞，很巧妙的說：「去年三月二十四日，我正式宣告中菲友誼年的開始，今天我正式宣告中菲友誼永久存在的開始。」意思是說，今天並非中菲友誼的結束，而是中菲永久友誼的開始。當這位長於詞令的總統說完這句話，立刻引起聽衆如雷的掌聲。

所以有中菲友誼年的這一回事，大概是中華民國駐菲大使杭立武，和久任駐中國大使，有台北榮譽市民雅銜，現任菲外交部長的羅慕士所共同設計的。所以有這個設計，乃是希望中菲之間，洋溢著和洽愉快的氣氛，可以有利益於若干懸案的解決，藉以消除存在兩國間的若干芥蒂，而增進邦交的密切。所謂中菲間懸案，依菲方的觀點看來，第一是逾期遊客問題；第二是華僑學校的地位問題。依華方的觀點而論，還有一個菲島沿海漁業問題。菲方想迫切解決的是前兩個問題，以免它們國家的主權，受了諷刺，政府的法令，成爲具文。華方想迅速得到合理解決的是後一個問題，以免漁船時常受逮捕扣留，漁民吃了很大的虧。

爲時十五個月的中菲友誼年，不是沒有輝煌的成就。中菲友誼協會的成立於馬尼拉與第二都市的宿務，使兩國工商領袖，社會名流，學術名士，有經常的接觸而策進瞭解，這是一個成就。中國派遣一個爲數二十人左右的農耕隊，至菲國中呂宋的武拉干省，指導農民，改良稻作，半年之間，使生產量增加一倍以上，這又是一個成就。而最爲人容易看得到的件成就，則爲耗資近百萬菲幣（千萬台幣），清雅秀麗的中國花園的落成，使一般菲人，無須遊歷中國，而可以欣賞中國庭園的設計布置與結構。凡是到過首都黎薩國家公園遊覽的，沒有一個不到中國花園流連徘徊的。

雖然如此，成立中菲友誼年最大的一個目的——解決中菲間懸案，則顯然沒有達到。所謂第一懸案的逾期遊客問題，中菲之間，儘管多所接觸折衝，最後並不能找到一個雙方都認爲可行的方案。第一懸案未能解決，當然第二與第三懸案還是繼續懸著。因此如果說，中菲友誼年只成功了一半，或者說一半成功，一半失敗，是相當的近乎事實。可見邦交的事情，綜錯複雜，不能看得那麼簡單。

## 二 華人來菲如水之就下

要瞭解逾期遊客案發生的背景，對於華人移菲的情形，該有相當的認識。中國與菲島發生商務上的關係，始自宋代（宋哲宗元祐二年——一〇八七）於福建的泉州設立市舶司。中國商人乘巨型帆船，於每年二三月間，利用亞洲大陸西北季候風南航，在菲島做了幾個月的買賣，於六七月間，乘着西

南太平洋的東南風，北航返國。當時這種商務關係，範圍有限，數量不大。華商來菲的，爲數無多。因爲在西班牙於菲律賓建立殖民地統治權（一五七一）以前，這個羣島人口無多，文化落後，散處若干互不統屬的小部落，無統一政治力量，來往部落之間，並無安全保障。情形如此，商務的發展自有限度。當西班牙首任總督黎牙實比（Legazpi）將軍於一五七一年至馬尼拉時，只發現在這濱海商業城，有四十位華商。

西班牙統治菲島之後，情形改觀，中菲商務關係，大爲增進，華人揚帆南來的，年以千計。政治統一，增加行旅的安全；西人較之島民，有較大購買力；西班牙自墨西哥運來的銀幣，極爲華商所歡迎；中國經濟衰替，農村破產，地方不靖，謀生困難諸原因，促成華人的大量南渡菲島。一六〇三年（西國治非三十年）第一次屠殺華僑慘案發生，馬尼拉一地有華僑三萬多人，被屠殺的兩萬多人。不被屠殺的有的逃回中國，有的逃開馬尼拉，與土人雜處。慘案過了不久，華僑社會又自衰落中恢復繁榮。一六三九年第二次大屠殺慘案發生，馬尼拉一地的華僑，又有三萬多人，這一次被殺的又是兩萬多人。屠殺案發生，一時華人視菲律賓爲畏途，但過了幾年，似乎已忘記這血腥慘史，又復大批相率南來。西治時期，以後又發生三次屠殺華僑案件：一次發生於一六六二，與鄭成功自台灣南進風聲有關；一次發生於一六八六，乃由鄭成功之子鄭經失敗，一部餘衆逃非所引起的；再一次發生於一七六三，與英軍入侵馬尼拉有關。這三次屠殺雖不像前二次那麼慘，但每次死難的總有幾千人。除了大屠殺案而外，西班牙人對於華僑，又採取種種迫害的手段，如限制華僑的人數，強迫大批遣配華僑，……但是這些手段，由於華僑的無孔不入，和西班牙官吏的易受賄賂，執行不力，最後總是不收效果。福建沿海居民之來菲，其勢有如水之就下，無法擋阻。當西班牙統治權結束的時候——一八九八，菲島有爲數約十萬的華僑。

美國繼西班牙統治菲島，由於政治開明，衛生改良，資源開發，交通發展，港灣與都市的建設，商業的機會增多，華僑更是大量南來。美人雖想抑阻這種洪潮，規定種種麻煩的入境手續，但華人南來時，還是項相望而踵相接。其不能從正門依手續入境的，有的則以偷渡的方法，從偏門而入。一九四〇年菲律賓自治政府，制定法律，限制每年華人移民入境，人數以五百名爲限。此法施行之後，由於粥少僧多，供不應求，華人移居菲島，如不慷慨

糜費，通過各種關節，並得有政治力量的人的支撐，休想踏上這一熱帶羣島。至於正門走不進的，只好走開支雖較省而危險性却很大的偷渡路線。所以移民偷渡，時常猖獗。美國統治羣島五十年，華僑人數自十萬人增至大約二十五萬人。

### 三 逾期遊客案怎樣發生的

一九四〇年的移民法，將每年入境華人數目，限制為五百人，這使有意來菲的人，已經感覺到非常為難。到了一九四九年，獨立的菲律賓政府，看到中國大陸赤流洶湧，河山變色，又修改移民法，將每年華人入境限額由五百名，減少為五十名。原來五百名的限額，已經供不應求，再減為五十名，華人想以移民身份入境，實在難如登天了。翌年，菲政府索性連這僅有的五十名限額，都加以取消。

當菲政府正在對華人入境，採取緊閉大門政策的時候，想設法到菲律賓來的華人，反而特別的多。不願在赤色統治之下過日子，而在菲律賓有親友可以投靠的，都想到這熱帶羣島來。以移民身份入境之路既不通，僅存的一條可通之路，只有以遊歷者（Visitor）的身份，申請來菲觀光或探親，普通稱這種遊歷者為遊客。以遊客的身份來菲，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必須央三託四，走着講人情通關節的路。一九五〇前後三四年間，以遊客身份來菲的華人有二千七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為閩籍，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也有婦孺。在法律上他們是遊客，在事實上是逃避赤色統治的難民。依菲國移民法，以遊客身份入境的，受有兩種限制。第一是居留期間的限制。遊客居留菲島，不能超過五十九天。期滿以前，雖可以申請展期，但展期一次比一次難，要超過半年以上是很不容易的。第二是就業的限制。遊客居菲期間，不能就任何有給的職業，違犯的要受處分並遣配出境。一九五〇年前後來菲的二千多名華籍遊客，既事實上是逃避赤色恐怖的難民，自然不能於法定期限離菲，繼續的住下去，與菲國移民法抵觸，在法律上成為逾期遊客。遊客身份居菲的人，依法是不能從事工作的，但一住十多年，事實上大多數又非工作不可，這又再違背了移民法。遊客不能工作又非工作不可，結果有的在有掩護之下，偷偷的工作；有的利用他人的名字，在戰戰兢兢

之情況下工作；也有的和有關係的官員講交情，在他的諒解下從事工作。如果不幸被發現在工作，便問題嚴重，非忍痛好好的疏通一下，就難避免逮捕坐牢和遣配等等的苦楚。所以逾期遊客在菲律賓，時常要在忍氣吞聲之下過活。

### 四 中菲雙方觀點不同

十八年來菲國朝野，始終把逾期遊客問題看做很嚴重，認為乃中菲間最大的懸案，為使兩國之間，不存芥蒂，必須設法解決。十餘年來的四位總統——麥克塞塞、賈西亞、馬加柏臬、馬可仕，都想解決這個問題。輿論界基於各種不同的觀點，經常敦促政府解決逾期遊客懸案。政壇人士，對這問題發表意見的也不少，有些時候，逾期遊客案竟成為政治皮球，任由政客蹴來蹴去，熱鬧得很。

自中國人看來，逾期遊客事實上是政治難民，值得同情。菲律賓是一個民主國家，基於人道主義與政治立場，應該同情收容這二千多名難民，俾能在自由氣氛之下謀生。菲律賓雖不是一個大國，卻也不愧是一個領土二十八萬方公里，人口三千二百多萬的中型國家，收容二千多名政治難民，實在是區區之數，微不足道。香港只是一個都市，彈丸之地，都可容納二百多萬政治難民，菲律賓是一個國家，領土大於香港幾百倍，區區二千多政治難民算甚麼。菲人把逾期遊客，看做是天大的問題，中國人頗難瞭解。把不成問題的事看做是問題，而且還看做是大問題，雖非無中生有，至少是小題大做。菲人的觀點則顯然不同。菲律賓可以說是一個律師之國，大學法科最發達，全國有經考試合格的律師三萬多人，每年新考試及格的，總在一千人以上。國會議員，律師居多；政府官員和機關職員，也是律師居多。在這個律師之國，法律被看得很重要。島民對於法律的解釋，普通都是就條文作硬性的解釋，至於這種解釋，合時不合時，合理不合理，人道不人道，那是不管的。一九五〇年前後來菲的兩千多華人，他們既是以遊客身份入境，就是遊客，至於他們是不是戰爭難民，那可不管。既是遊客，居留有一定期限，超過期限，就是違法。違法居留的人是有罪的，可以逮捕監禁，也可以強制遣配。這批遊客一住將近二十年，不肯離開菲國，實在大藐視菲國法律了。如

果不加以解決，那麼非國移民法，豈非等於具文？羣島的國家主權，豈非受到諷刺？爲維護法律尊嚴與國家主權的體面，逾期遊客案是非解決不可的。在未解決之前，遊客要向非移民局報到登記並接受調查偵訊，每個人都要承認有罪，繳交一萬元非幣保證金（三千爲現款，七千爲担保），以後還要逐月報到，並繳報到費十元。自從十二年前遊客向移民局登記並承認有罪（違法逾期居留），繳交担保金之後，嚴格的說，逾期遊客爲罪犯，隨時可以被拘留遣配的。

## 五 解決方法雖多，實行卻不容易

逾期遊客案應加解決，原則上雖無問題，至於要如何解決，問題則不簡單。有人主張，這二千多名逾期遊客，都是從香港入境的，應當與香港政府交涉，准其離菲赴港。可是這種主張，不爲香港所接受。這批遊客，原非居住香港，只是取道香港來菲，香港殊無接受的義務。而且菲律賓以一個領土不小的國家，都不肯接受二千多名政治難民的居留，香港一個彈丸的都市，原已人滿爲患，怎能接受？

另一種主張，這批逾期遊客，原居中國大陸，香港既不接受，應設法將其直接遣回大陸。這種主張，將遭遇兩種困難。菲律賓與共產中國無邦交，要如何談判遣配逾期遊客的事？這是一種困難。這二千多名逾期遊客，原是逃避大陸赤色的統治而來的，非爲一民主國家，以強制手段，將這二千多人遣回，接受赤色的恐怖統治，是不是會引起國際上的嚴重責難，並使菲國民主政治的聲譽，深受損害。這是第二種困難。

前述兩條路既都走不通，於是只有與台灣中國政府談判。中國合法政府，既自大陸遷至台灣，應該負責接受這二千多名遊客。台灣地方雖不大，但若千年來既接受不少印尼緬甸的難僑，多接受兩千多名居留菲律賓的逾期遊客，自無困難。台灣的中國政府，雖不正面否認菲律賓的要求，卻婉轉以種種理由，請菲律賓考慮接受這二千多名遊客的居留。第一、中菲地理相近，又是友誼之邦，本乎敦睦邦交的理由，應當允許遊客的居留。其次，遊客事實上逃避赤禍的難民，基於人道主義與民主政治，亦應使其繼續居留。第三、遊客在非，有親友投靠，生活不生問題，一旦到台灣，必將引起生活上

的問題。第四、台灣地狹民稠，多容納這二千多名遊客，必將發生許多困難。由於中國政府態度婉轉而堅決，所以中菲關於遣配遊客至台灣的談判，迄無結果。

少數短視而激越的政客與輿論界，鑒乎中國政府採取拖的政策，拒絕與菲政府談判解決逾期遊客案問題，便主張選擇一個小島，設立集中營，將二千多名逾期遊客，加以集中。並將遊客所繳交的保證金沒收，作爲設立集中營的經費。作這種主張的人，認爲一旦將遊客集中，他們生活苦痛，一定會要求他們的政府，設法解決，一定會有許多人願意遣配到台灣。情形如此，中國政府自會改變態度，願與菲律賓談判解決這個問題。

設立集中營的主張，說說容易，而且慷慨激昂，容易使人叫好。不過在實行的時候，則不能不考慮到多方面的問題。第一、集中營的設立，這是極權國家所常見的，菲律賓是一個民主國家，設立集中營不會引起國際輿論的譏諷與抨擊？其次，集中營的設立，普通是對付政治犯，逾期遊客是政治難民而不是政治犯，把這批值得同情的人集中拘押起來，是否合乎人道主義？第三、設立集中營如果要迫中國政府解決遊客問題，假使中國政府的態度依然不變，是不是要僵持下去？到了那個時候，解散集中營不好看，長期的維持下去，也問題多端。最後，中菲爲近隣，邦交素稱和睦，台灣的強大，更無異是菲律賓一道堅固的屏障，使北呂宋可以高枕無憂。爲着小小的遊客問題，把良好的邦交搞壞了，得失之間，實值得深長考慮。

所以設立遊客集中營，祇是不負責任的人快意的主張，實行起來，確不簡單。

## 六 三次功虧一簣的嘗試

十幾年來關於解決逾期遊客問題，前後曾經好好的試過三次，好像可以找到解決方案了，但到了最後又落了空，使這個懸案，繼續的懸下去。

十幾年前麥克塞塞任總統的時候，那時候商總（華商聯合總會簡稱，現爲菲華商聯總會）剛剛成立，爲解除逾期遊客生活上的種種痛苦，並建立商總的聲望，曾經組織專門委員會，與總統多所接觸，致力於解決遊客問題。商總採取的途徑，爲請求總統下令，准許逾期遊客，以難民身份居留，並得從



業謀生。當七七事變發生，日軍大舉侵華，當時菲律賓賓總統奎松（Quezon）基乎人道主義，曾下令使七千華人，以難民身份入境。奎松這一賢明的措置，為各方所稱道。商總人士，曉得國會人多意雜，立法不易，因此寄託希望於總統。如果總統肯效法奎松，其事並不困難。商總為着這個事件，設想頗為週到。一面請華人經營的大字館（專辦移民事件），設立聯合辦事處，辦理遊客登記事項，手續費利益均霑，以免有厚此薄彼的爭執。一面聘請全體議員為法律顧問，準備各給顧問費若干，以免好說話的議員，有所異議。一面又使遊客對總統表示感激，各捐獻一筆款項，支持總統一村一井運動（使全國農民，皆有清潔飲水）。各種有關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總統府文官處已將命令擬好，預定在某一天上午九時，簽字於此一道命令。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各方都表欣幸，認為時常傷腦筋的逾期遊客問題，終於找到了解決辦法。不幸平地起風波，在總統決定簽字於一道命令——允許遊客以難民身份留菲的前夕，麥克塞塞突然接到一封不平凡的信，反對這一件事，還說外間傳說紛紛，都說這件事有重大賄賂事項在內。麥總統頂怕人家說起賄賂的，接到這封信，態度突然轉變，將這道命令無限期的擱下去。商總費了不少的心力物力，最後撲了個空。傳聞那封不平凡反對的信，來自華僑社會有地位的人物，頗有「吃醋」作用。如傳聞屬實，足見華僑社會並不單純。

大約在八九年前，賈西亞任總統的時代，對於解決遊客懸案，也曾作過一番努力，結果又是功敗垂成。賈西亞的外交部長施蘭洛，和當時中國駐菲大使陳之邁，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是同學，在成功湖聯合國，又同事多年，私交相當的深。這有利的氣氛，自有利於談判的進展。談了幾個月，總算得到結論。基於人道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精神，原則上二千多名逾期遊客，准予繼續居留；但其中有一部份（不超過百分之十）有犯法的事實（如走私、搶劫、欺詐、傷害、吸毒……等），為維持菲國法律的尊嚴，中國政府同意接受遣配。原則決定，其次為技術問題。第一、二千多名遊客，誰可以居留，誰應當遣配，要經過一番審查。對於這一問題，決定在岷里拉設立一個聯合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第二、依菲國法律，遊客要改變身份，必須先行離境，再以新的身份入境。菲方主張，二千多名遊客，應全部先行離境，再以新的身份，申請來菲。中國方面對於全體先行離境，甚不放心。二千多名遊客，浩浩蕩蕩赴台，不但是軒然大波，會引起僑界的反對；萬一要回來的

時候，由於政治波瀾，發生枝節，豈不怨聲四起？後來菲方讓步，妥協的結果，將遊客分批離境，一批三五十名，到台灣住兩星期至一個月，以新的身份來菲。第一批來菲之後，第二批再離境。這自是較穩妥的辦法，萬一中間因政治上突起的波瀾而發生枝節，受犧牲的不過三幾十人。

這個方案，陳之邁頗費了一番陳說的功夫，終於得到中國政府有關方面的同意。可是在菲律賓方面，這個方案一提到參議院，立刻遭到院中外交委員會的強烈反對。他們說這個方案，對於菲國主權，實為一種諷刺。審查移民是菲律賓的主權，何以要組織中菲聯合審查委員會？遊客分批來往，何異於對菲國法律開玩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堅決主張，必須遊客先行全部離境，然後再申請來菲，而准與不准的審查權，要完全操於菲律賓政府。

由於菲國參議院態度的堅決，中菲雙方談判了幾個月而得到的一個方案，只好擱置歸檔了。

馬加柏泉總統任內（一九六一—五），雖表示將解決中菲懸案，但實際上並未積極推動。總統似乎瞭解這個案件談談容易，解決則難。議會人多，意見複雜，輿論界也多意氣之談。

現任總統馬可仕登台，他是一位精力充沛而信念堅強的人，認為欲促進中菲邦交，必須致力解決懸案。他任命久住台北有中國通之稱的羅慕士為外交部長，實為有意解決中菲懸案的有力表示。中國駐菲大使杭立武，想以中菲友誼年的愉快氣氛，使懸案能夠順利解決，確是煞費苦心。可是儘管有友誼年的友誼氣氛，所謂中菲第一懸案的逾期遊客問題，折衝了多少個月之後，依然不能解決。中國方面表示：對菲國主權與法律，絕對尊重。菲律賓方面表示：解決遊客問題，必將考慮人道立場。雖然如此，一談到問題重心——二千多名遊客要不要先行全部離境，再行申請來菲，雙方的意見便相左了。中國希望有所變通，能够分批離境；菲方則堅持非先行全部離境不可。這個問題，就好像解決逾期遊客懸案的死結。

## 七 今後會有解決的可能嗎？

遊客案的解決，十幾年來經過三次的嘗試，結果到了最後，都落了空。足見這個問題，絕不簡單。如果在友誼年的良好氣氛之下，這個問題還談不

好，以後雖繼續可以談，但依然不可樂觀。依作者的看法，這個問題要解決，還是採取十幾年前麥克塞塞總統時代的難民方案為比較容易，即將逾期遊客視為政治難民，准予居留謀生。但有一日中國大陸赤色政權被推翻，難民可以回去，即須離菲。這樣的解決，只要總統下令就可以，無須徵求國會的同意。菲國首任總統奎松有魄力，可以下令使七千多中國戰爭難民入境；現在和今後的總統，如果有奎松的魄力，未嘗不可以如法泡製。

遊客問題，一拖延二十年。當時以遊客身份來菲的，青年已入中年，中

年已入老年，至於老年則開始有死亡的。再過三幾十年，遊客相繼歸天，這個問題不就自然而然的解決了嗎。

遊客有在非結婚生孩子的，所以遊客雖因死亡會逐漸減少，遊客的第二代則會隨年光而增多。不過遊客的第二代，是不會生問題的。因為依菲國法律，凡在非出生的孩子，有居留權。

中菲第一懸案，談談之後，不能解決。其他懸案，像僑校問題，漁業問題，是不是會繼續談判呢？現勢看來，倒難說了。

# 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

尹慶耀

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於七月三十一日在哈瓦那揭幕，經過十天的激烈爭辯，會議於八月十日夜結束。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沿岸二十七個國家的一二五名代表，連同觀察員及特別來賓等合計，不下七〇〇人。

會議通過了五十項決議，成立了「拉丁美洲團結組織」，而且還創設了象徵式的拉丁美洲國籍，以埃·蓋瓦拉(Ernesto Guevara)為第一號「拉丁美洲公民」。再加上閉幕式中菲·卡斯楚(Fidel Castro)長達三小時四十分鐘的好戰演說(十一日清晨)，看來這個「拉丁美洲團結組織」，活像一個拉丁美洲共黨游擊戰的最高司令部，或指導拉丁美洲赤色革命的新國際。

但我們必須指出，會議的經過並不順利，所謂保守派與急進派之間，一直在爭辯不休，前者甚至要另外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會議結果，勉強通過了古巴式的強硬路線。因而在會議公報中，一方面說：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內，武裝鬥爭是迫切而且基本的任務。一方面又說：在那些目前不適宜立刻進行武裝鬥爭的拉丁美洲國家內，武裝鬥爭却是革命發展過程中一項無法

避免的步驟(註一)。顯然，這是一個妥協性的產物。

會中的爭執，實際就是當前國際共黨革命路線之爭，它不僅以拉丁美洲為背景，事實上關聯着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因此我們須要稍稍放寬範圍，從整個世界舞台上，來對此一會議作一番分析與衡量。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起，哈瓦那舉行第一屆亞非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當時由卡斯楚提議召開拉丁美洲團結會議，成立「拉丁美洲團結組織」(OLAS)。其目的是「聯合、協調和加強反對美帝及其傀儡、民族寡頭政治的鬥爭」。很顯然，這個會議是由第一屆亞非拉丁美洲團結會議產生，其會議情形對於預定一九六八年二月在開羅召開的第二屆三洲團結會議，必有其影響。因此我們對於三洲團結會議的由來，勢須先作簡略的敘述。

一九五四年六月，亞洲國家參加斯德哥爾摩緩和局勢國際會議的代表團，根據印度代表的建議，決定召開亞洲國家會議。這個會議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至十六日在新德里舉行，有包括蘇俄在內的十五國代表二〇四人出席